

前綫抗敵將領訪問記

書第234號

救亡叢書

No. 317



漢·冰·瑩·郭·沫·著

前進出版社



1001

14

救亡叢書

前綫抗敵將領訪問記

田漢·冰瑩·郭沫若等著

上海前進出版社發行

1937

目錄

西戰場上的兩個人物·····	一
月夜訪大場戰線·····	九
始信人間有鐵軍·····	一六
北綏訪兩將軍·····	二二
軍中一夕記·····	二八
血戰三日記·····	三四
到總司令部去·····	四四
雨中訪前線將帥·····	四八
戰綫歸來·····	五三

轟炸中的訪問.....	五七
陳誠將軍對抗戰將士訓話.....	一一一

西戰場上的兩個人物

舒 羣

日本這次企圖佔領華北而策動的盧溝橋事件，現在已進至最緊張的階段——山西的爭取。因此日本不惜一切最精銳的部隊與最精銳的武器的犧牲，做最大的冒險的嘗試。在某軍獲得的戰利品中，搜出日本軍隊的命令。指定本年十月三十日前佔據太原。

不過戰局如何地轉移，造成如何的新的局面，誰也不敢預言。總之，這次在日本一定要佔領山西，才能安定它所預定的局面。在中國呢？也祇有保衛山西避免造成中國敗復失地的更艱難的局勢。我想現在中國人很關心山西的抗戰，更關心抗戰中的兩位主角——朱德與閻錫山。因此我要把這兩位主角最近的訪問，寫在一起。介紹給讀者。

閻錫山

十月二十日，我與立波，史沫特萊三個人，由另外一個人領我們去訪問閻錫山先生。行前我們借用的汽車，已經他往，臨時，我們分乘了四輛人力車，向綏靖公署去。在太原類似北平常常飄浮着塵土的街邊，有幾處遺留着日機轟炸的舊痕，臨近綏靖公署的地方，也是一樣。到綏靖公署的時候，我看見門前站有很多守衛，負着大刀，握着衝鋒機關槍，異常森嚴。當守衛查問我們來意的時候，我聽見門內已經有人喊了：「來了，來了！」因為綏靖公署早已知道我們這次的到來。然後由交際課的一個人把我們領入客廳。不久有人把客廳的門簾，很謹慎地揭開，讓閻錫山先生走進來了。閻錫山先生穿着黃呢的軍服，黑色的布鞋，他的面孔，像我們看見的他近年來的照片一樣。被人把我們一一地介紹以後，我們坐下了，他也坐下了。我們沒有說什麼客氣話，便開始了正式的談話，這時候屋裏

祇有我們四個人立波給史沫特萊負責翻譯。我們開始問的是關於山西一般的戰況。閻錫山先生回答的是這樣：「講起山西的戰況來，可以分爲兩方面說，一方面是忻口，一方面是娘子關。日本主要的目標是太原。當日本開始打山西的時候，想由北面雁門關打進太原來。但是，在原平他們受了意外的創傷，尤這其次在忻口，他們增援三次，人數達到七八萬，也沒有進展，因爲他們的後路，已經被我們截斷，一切運輸都不方便。東面的娘子關他們也陷入苦戰中。」我們問他觀察山西局勢將要如何地發展下去的時候，他想了想說：「這很難說，現在雙方都保持對峙的形勢，雙方的死傷都很多。我們愈死傷多，我們的士氣愈盛，可是日本就不同，他們的兵士每個人幾乎都厭戰。這就我們所得到的他們的手冊日記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有一個中隊長寫過這樣的一句話：『看前綫雙方的死亡，我對人類感到極大的悲觀！』還有一個兵他大概攻入了中國某一個城市，他不忍看那樣

地殘殺中國人，他寫了一句：『亡國之民，也真可嘆！』」然後他又派人給我們取來很多日軍的手冊簿子；有的寫着情詩，有的繪着思鄉的夢想。總之，幾於全部都是這樣的感覺：『對於犧牲的慘狀，有良心發見，因有厭戰的情緒。』（九岡戰塵餘錄的句子。）因為擔心閻錫山先生公務忙迫，我們又放下了那些有趣味的本子繼續地談起話來。史沫特萊談了些國聯以一批巨款援助中國醫藥的事情，她說她可以寫信給她的一個朋友——國聯駐南京的一個代表，請他快些給山西運來一部份藥品，她問閻錫山先生山西需要些某種藥品，她也可以通知她那個朋友。閻錫山先生感激地點點頭，曉來了綏靖公署的警務處長與史沫特萊商談。最後史沫特萊給閻錫山先生照了一張像片，他與我們每人握過手去了。從這次會見，我個人對閻錫山先生所得的印象是這樣：「他很忠實，他的聰明，超過了其他的技能以上。關於這一點，我們從各方面也可以知道些。比方他的主張，很多都是

進步的，最近他批准了『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的組織，開始解放民衆運動。我們更希望他將是我們實現真正民衆運動中的主角之一。』

朱 德

十月二十四日，在前方某地，仍是我們三個與朱德先生會見了。我們走進院內的時候，他正在刮臉，他看見我們以後，立刻站起來與我們握手。然後他叫人給我們送來兩條長凳，他又去刮臉。他穿的與兵士的衣服一樣，他的態度也正像一個忠實的兵士。他刮完臉以後，我們就開始談話：在中間因為他有公事間斷過幾次。總計我們談話的時間，不下兩三小時。他已經是五十三歲的人，可是他並沒有一些的倦意，而且一刻比一刻興奮，祇是從一點來看，他也真不愧是中國今日抗戰的一位戰士。他談的話很多，爲了時間的限制，祇能擇取些主要的寫在這裏。我們問到他這次與日本戰鬥的經驗的時候，他說：「這次與日本戰鬥的經驗

很多。它有很多優點，也有很多弱點。優點是：（一）配合很好的火力，仍可壓蔽。（二）常願戰士不做俘虜（這有三個原因：一、因為他們殘殺中國人，怕中國人向他們報復；二、武士道的精神；三、他們國內欺騙宣傳說中國人野蠻。）弱點是：（一）衝鋒不強；（二）防守不善作工事；（三）警戒疏忽；（四）爬山不如中國兵；（五）胆怯。大概是這樣。也可以這樣說，我們這次知道日本軍並不兇，中國不僅第八路的可以打勝仗，任何的部隊也是一樣。不過要有一個條件，就是抗日的信念。」我們問到他這次與日本戰鬥所得的成績的時候，他說：「可以說我們得到好很的成績，平型關一戰，消滅了日本一個旅團，一切的戰利品，更不用說。我們每部游擊隊的活動，每天都有勝利的消息。昨天晚間在××地方有幾個我們工作的人員，他們還擊毀了日本的一隊運輸隊。不管哪一次的鬥爭，我們都要得到一些戰利品！」是的，我相信第八路軍得到很多的戰利品；因為我看見他們有

人已經佩起日本的手槍，穿起日本的黃呢大衣，騎起日本的高大的戰馬，而且吃了日本的罐頭餅干。我們問到他現在的戰局的形勢，他所說的與園錫山先生告訴我們的差不多一樣，不過他另有一種戰略的主張。他說：「日本的一切主力部隊，都合配在正面，他們的火力十分強大，同時中國也像日本一樣配置，誰都知道中國的火力怎麼能抵抗日本的火力呢？這是我們以往失敗的最大的原因。我們應該在正面支持，集中側面的進攻，斷絕他們的交通，就可以致他們的死命。比方這次折口的戰爭，所以能夠支持這麼久的緣故，就是因為我們截斷了他們的交通。現在他們的砲彈缺乏，已經把大炮運到後方。他們的給養更缺乏，祇靠從中國老百姓家搶一些，所以這幾天他們拚命地進攻，找一條出路。我相信最近他們如沒有援軍到來，不難解決他們。」最近我們聽說日本在北平公使對第八路軍用華瓦斯、我們問他這消息是否真實，他說：「我也聽說了，不過，我們不怕他們的

希克斯，像不怕他們的飛機大炮一樣。因為我們知道避其優點，攻其弱點。」我們最後問到他這次鬥爭的感想的時候，他說：「現在這時候，祇有全民一致抗日，我相信今日中國沒有不抗日的兵和民衆，更沒有怕死的兵和民衆，不過要注意怎樣訓練就是了，即使太原失掉也無關緊要，祇要我們能夠長期地堅絕地抵抗下去，我相信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他留我們吃了午飯，與彭德懷先生又談了些話，然後我們才離去了。

月夜訪大場戰綫

田漢

戰士軍前半生死，美人帳下猶歌舞！

一帶紅光燭碧空，駟車直過大場東。礮聲如吼槍如沸，全綫今宵又總攻。
謝家才調經縱橫，屢向槍林策杖行。應爲江南添壯氣，湘南新到女兒兵。

（冰壘隨前綫生活甚興奮）。

寸土安能委虎狼，拚將血肉作鋼牆。月明露冷聊枚走，無限森嚴壓戰場。

（歸途見無數援兵聊枚疾過）。

因爲大場之綫一時頗爲吃緊，爲着理解前方實際情形，我們在參加了一個戰時風景綫之一的結婚宴之後，上了工人××君豫備好的車。到前綫去視察是朋友們共同的要求。因此想去的，當時以八人之多，但車子實在無法容納，結果去的

是謝冰瑩，熊繼蘭，胡萍三女士，劉保羅，蔣先啓，范長江諸先生和我。（冰瑩在前綫服務，以患喉疾暫時到後方休養。）

送亞子先生歸宮後車子出了租界就直開戰地。沿途從美麗的近代住宅到農民的竹籬茅舍，多被敵機轟炸得樑摧棟折，瓦礫成堆。××路一帶在若干年前也曾偕友人們驅車納涼繞過這兒，現在夾路楊柳在戰火中也憔悴得可憐了。過某地後的公路的一段也被破壞了，車子得繞小路，我們都被震起一兩尺高。感謝「名車夫」阿福先生的神技，我們沒有演遊車之禍。至某地戰壕相環，皎潔月色中隱約見我守土戰士銀色的槍尖，和嚴毅的臉色；遙望東方天空火柱高數十丈，紅碧相映；當是我民房中敵彈燃燒，路上有許多運糧兵，匆匆走過。有的沒有戴帽子，天寒露重，弟兄們的辛苦可想。車子在進行中已可聞更清晰的砲聲，先啓告訴我們回頭車子得經過一段公路，適在敵人彈火距離以內。這使我們緊張但也使我們

高興，胡萍女士高唱起『義勇軍進行曲』起來。

『……我們萬衆一心，

冒着敵人的砲火前進。』

同車的人也熱烈地應和起來，我們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這嚴冷的沉寂。進行着的增援的弟兄們不免掉轉頭來注意我們。當日替電通公司寫『風雲兒女』的劇本，丟下了半支『義勇軍進行曲』連『鐵蹄下的歌女』也來不及自己作（後來是許幸之兄代作的）就入獄了。在金陵獄中讀友人送來電通畫報纔知『風雲兒女』已開映，但竟沒有想到那支破碎的歌到今日已爲全國抗戰學生青年和士兵同胞傳唱，成爲一種『具體的力』。這雖主要的在於聶耳先生優秀的作曲，自己也覺得對於鼓動抗戰做了一點小小工作，頗爲安慰。冰瑩告訴我們，前綏士兵極歡喜歡亡歌曲，他們每學會了一支歌就非常高興，希望我們有人到前線去教他們。特別是在他們退

下來休息的時候，一支雄壯的歌可以恢復他們的疲勞，鼓起他們再戰的勇氣。

和我們同鄉××長握見的時候，前綫的炮火正是非常緊密。地面是那樣震動着，簫灰是那樣落着，但是黃昏的燭影中我們這青年將軍却真是孫武子說的『其靜如林，不動如山』我們問大場的情勢如何，他微笑着對我們說：

——你聽，今晚我們全綫反攻了。

×將軍是我們湖南湘鄉人，承受着曾滌生以來沉毅的傳統。但他却並非木訥一流；他很明快地面誠厚地解答了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首先說敵人的戰略在北方企圖以一切力量攻下山西，完成囊括華北的計劃，在上海是攻下大場，壓迫閘北各線我軍後撤，他可以對國際宣傳『佔領了上海』，然後和我們講條件。但很抱歉的，我們不能使他如願。某路軍在山西已經立了許多戰蹟了。我們以地勢不同，雖不便於運用游擊戰術，却是用全力堵住敵人的進攻，決不輕易放棄任何

一寸土。他非常正確的說：『打仗不決定在地形而決定在戰鬥意志，有鬥志則何地方都可戰可守，無鬥志則天險也不能守。』因此他堅決否認我軍會輕易放棄上海另覓更堅固陣地的謠傳。

不過他也做了一個強有力的警告，他以爲若不迅速動員廣大民衆，上海戰線能支持到何時却是一個問題，最具體的是戰鬥員補充的問題，照他的估計八一三以來敵人死數當在三萬以上，最近十日間的惡戰敵人傷亡至少有一萬六七千。但因火力關係我們當然也有壯烈的犧牲。我們希望的是各地壯丁不斷的來，經我們三兩個月的訓練可以使他們迅速地成爲民族戰士，他也希望全國文化人能多多幫助這一動員民衆的工作。

因爲戰事是那樣的緊張，我們不敢多談，就匆匆地辭出了。因爲要送先啓回××處；我們繞道××，在月光中看見了那破碎了的學府××大學愈益增加了我

的信念：教育是得和國防聯繫得更緊的，漂亮的學舍徒然做了敵機轟炸的目標，我們應迅速建立並開展不可轟炸、不可擊敗的精神教育！

我們的車子所經，有時雖在敵人大砲射程以內却沒有遭受射擊，沿途看見許多由火線上抬回的傷兵，有的血還從抬架上流着。我們恨不得去招呼我們戰士的創傷。最使人血肉飛舞的却是那發子彈萬緒繹於途的援兵，他們那種英勇沉毅的姿態使我們忍不住向他們歡呼，女士們甚至從車子裏站起來，唱着『送勇士出征歌』；胡小姐更從車窗裏揚着巾子叫着『祝你們勝利！』冰瑩說：『祝勝利他們或者不大懂，你該說打勝仗。』於是胡小姐說叫着：『弟兄們，我們全線反攻了，祝你們打勝仗！打勝仗！』他們有的也揚手回答『打勝仗』！但大部份都給一種『神聖的森嚴』壓住了。一個個的『啣枚疾走』。這使我們得了更深刻的印象。我心裏說：『抗敵救亡真不是兒戲的』！這是一個嚴肅的死活鬥爭！

長江約我們去看××我們因為時間不夠，婉謝了，回到租界，只嘆唉一道也通過了。下車後我忽憶××君之約，赴××飯店去會他，那時舞廳的霓虹燈還沒有熄，舞場內正奏着醉人的音樂，一些青年男女們在『火山』上跳得正起勁。使我深深地感覺得租界的寓公生活與『民族的感覺』不併立！

始信人間有鐵軍

——張向華將軍會見記

北伐戰爭中叱咤風雲的虎將，「中國鐵軍」第四軍的創立者，指揮官，××總司令，陸軍上將，——從這些聲威，經歷，和職位，我很奇妙地聯想到一位張桓侯式的豹額虬髯的將軍，可是，當他出現在我們的前面，殷勤而熱烈地握着手的時候，他却是一個身材和我們差仿，具有一雙善良而常常滿着笑的眼睛的智識階級。這意外的印象，正和我第一次遇見葉挺先生的時候一樣，十年前，當他的名字和賀龍先生聯在一起而轉戰贛粵的當時，說起他的名字也可以嚇止一個啼哭的嬰兒，可是，一個月之前遇見了他，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好像剛從大學畢業，天真好動，而又多少的帶着些羞態的青年。

我這樣寫，並不想將張向華先生描寫成一個溫文的「儒將」，恰恰相反，我明白地看出，在他那結實的身體裏面，包藏着無限的精力，在他那緊張的眉宇中間，盪漾着異樣的懾悍！

和兵士們完全一樣的草綠色的布質軍服，平頂頭，大約有個把禮拜不曾修剃過的口鬚，假使要找出一點和兵士們不同的記號，那恐怕祇有刻在藍珞瑯質徽章中間的一個亞拉伯式的1字。

他辦公的地方倒像一間整潔而簡單的書房，兩尺闊的小行軍床，寫字桌，書架，窗明几淨，這都不像一個總司令部。祇是四周的牆上，却貼滿了壁畫一般大小的小輿圖。紅的藍的鉛筆這兒那兒的畫着許多我們看不懂的標記，對着這些樹葉紋絡一般細微的地圖，看着在我們談話中間間斷地進來請示的軍佐，我總意識到這間我們對坐着的房間，正就時指揮着×多萬健兒在和我們的民族敵人作戰的中

樞！

在這房間裏，除出主人之外，是郭沫若先生，壽昌兄，和我。

壽昌代表我們對於他的爲國宣勞表示了敬意，而希望他發表一點對於抗戰的感想的時候，他笑着說：

『不，不，我不會講話，我不能發表談話，打仗才開始，打完了再說，打完了再說』！

最後的一句，除出謙虛之外，我感覺到一種虹一般的氣韻，鐵一般的決心！
『我知道我的長處和缺點』，他說：『提一師之衆，衝鋒陷陣，我可以做；可是對於戰局全般的估斷，和政治上的問題，正是我的弱點！軍人，不懂政治就是時代落伍』！在他多細紋的眼梢，堆着溫文的笑。

『你不是落伍，是超過時代』！法若說：

可是問不容髮地他接着說：

『過猶不及，超時代和落伍一樣』。這對話犀利而又幽默，大家笑了。

對於華北戰事，他一點也不悲觀，從他偶爾流露出來的一些簡單而辛辣的對話。使我認識了張向華不像他自謙一樣地單是一個祇能衝鋒陷陣的將軍。

是天高氣朗的秋天；透過窗，可以看見蔚藍色的天，黃褐色的野，農婦悠閒地在阡陌間走，小羊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顯出了很鮮明的幾顆白點，沒有飛機，沒有砲響，也看不出戰時的情景。但是望着這「和平」的圖畫，一個鉛一般重的意念壓住了我們的心頭。

『這兒有漢奸活動嗎？』我問：

『豈止有，很多』！他回答，『殺不完，殺也不是好辦法』！據說，當漢奸的沒有一個年壯力強的男子，不是蹣腳，駝背，啞吧，六十幾歲的殘廢，就是十

五六歲的兒童；他們沒有智識，當然也不知道這種行為客觀地會有什麼作用。

『殘廢老朽，祇要證據確鑿，就處決了，這些人，對於國家民族不會再有好處，可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他歛了笑容，『可以殺嗎！我只能將他們關了起來，……』

一抹憐憫的表情從他臉上掠過，我們這位叱咤三軍，威懾敵膽的將軍，在這兒竟是一位藹然的仁者！

留了飯，領略了他不辭斗酒的豪情，到上海的連絡車快要開了，我們一起走出了司令部，沿途的老百姓，士兵，壯丁，都帶着微笑着他，不像對一個指揮十萬人的將軍，而像對一個親愛的家長，保護者。

『這樣平靜，敵人會放棄他攻浦東的企圖嗎？』我們問，他搖了頭，『不會，不過來攻，他們會有什麼好處？第一他們怕死，不敢登岸；退一萬步說，登了

岸，依舊像江左一樣的持久的障地戰，試問他準備犧牲多少人，才能突破我們的封鎖線』。

是斬釘，是截鐵，我們謹將這鐵一般的自信，傳告給後方的朋友。

汽車在敵機轟炸過的彈穴間繞着，已經近上海了。

北綫訪兩將軍

·天·縱·

一

新任××××軍總司令××將軍，我和幾個同業，最近特地作一次訪問。經過幾個轉折，終於在一個簡陋的客室裏見了面。他已是四十開外的人，穿一身簡單的黃制服。他給我第一個印象，就儀表上說，是短小精悍，一種南方軍人的典型；就氣度上說，是誠樸，勇毅，和藹。我們道了『總司令辛苦了』之後，他不等我們發問，便滔滔而有條理的講了一個鐘頭；從抗戰的意義，講到抗戰的將來。我們不曾聽了一課實用的軍事學，幾個人都聽得眉飛色舞。他的話充滿了熱和力，的確太動人了。

他說我們這一次抗戰的意義，最簡單，唯一的目的，在保障國家民族的生存

我們的信念，祇有一條：不勝利則滅亡，我們全軍，都有這樣的共同認識，所以開拔北上的日子，四城傾動，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都充滿了愉快情緒。有許多未輪到第一批出發的人，竟至哭泣。××的民氣，確有可用。由××的情形看來，推想到中國其餘各地的民衆敵愾心，當然也是一樣的。至於戰事前途，我們有衆多的久民，豐富的資源，長久抗戰，兵力補充，給養籌措，是絲毫不成問題。而敵人則國內已無可徵之兵，工商業破產，經濟陷入絕境，在前線上可算勝負已判。加之天氣漸冷，敵人行軍，將遭遇無可補救的困難。在我國領土內作戰，佔地愈廣，兵力分散愈多。我國內部的空前大團結，相對的是日本國內的四分五裂。故就天時地利人和三事論斷；日本是必敗無疑，雖有飛機大炮也不能挽回他的命運。

因為我們有一位同伴，對津浦平漢綫的戰綫縮短，表示憂慮，牠斷然的說，

這是無關全局的。因為大規模的戰鬥，不是一時一地的進退所能決定勝負的。歐戰初期，德軍佔法國領土三分之一，巴黎近郊一仗，法軍始擊潰德軍的主力而轉換全局。敵軍的深入，在戰略上有時於我反為有利。祇要我們在退了之後能再戰，始終保有濃厚的鬥志。最後他更堅決的說，敵人已到勢窮力盡的時候了，向前進一步，困難即增多一分；要渡黃河而南，簡直是不可謂。因為渡河是需要積增十師團兵力，十萬萬元財力的。

二

在一個清朗的下午，我乘一輛殘破的馬車，由××到××去訪問剛由××前線回到××的×××軍長。投刺之後，×軍長便立刻延見。我們足足談了兩個鐘頭。他那幽默而富於風趣的談鋒，真使我忘了疲倦。他真是一位工於辭令的軍人。

他出示在前方作戰時所獲的敵軍官的日記皮盒地圖等物及幾封私人信件之後。開頭便說：『我是從某某來的』。他又說：『對於津浦綫後退，各報常有不諒』。『××軍××部隊的紀載，也不盡然。因為這次抗戰是整個的。凡是中國軍人，勝則同榮，敗則同辱。我們不必單埋怨某一個人。×軍長本人及許多軍官都是很要好的，不過部下改編未久，一切聯絡未能圓熟，是事實上無可避免的困難。失敗是成功之母。祇要我們能保持鬥志來爭取最後勝利，我們前途還很光明。

原來××軍一共有××人，除一部在晉綏另有任務外，本人在津浦所指揮的，祇有××。從九月十六日開始，接替××軍，防守津浦正面姚官屯、馬落坡一帶長達卅里的陣綫。敵人用第十第十六兩師團的精銳，拚死攻擊；我軍利用高粱地，避開敵人的砲火，和他的步兵作白刃戰。敵兵的刺刀，無法使用；我們的大刀，則可隨意劈殺，被殺的敵軍屍橫遍野。姚官屯的道路都塞滿了敵屍，無人

掩埋，發出臭氣，中人欲嘔。我軍傷亡也是很慘重。到了九月二十二日，敵人的攻勢，愈來愈猛，幸而××軍×軍長奉令增援，我便把陣地讓出×里，請他接防。那知他們甫到，敵人便集中火力，向他們陣地壓迫，致我們苦守多日的陣地，竟於二十四日被突破，全軍陷入腹背受敵的苦境。加之鐵路綫以外地區，遍地皆水，敵利用鐵甲車，居高臨下，以機槍向兩側掃射。我軍只得退結××河南岸，構築臨時工事。嗣後我軍雖二度收復滄州連鎮，但因××兵隊出動稍遲，未能收夾擊之效，致敵得從容鞏固陣地，是很可惜的事。據日軍官日記所載，屢攻華軍陣地不下，如二十三日總攻不得手，二十四日使用毒氣，足見他們也到勢窮力竭的地步，我們以一×人，守卅里的陣地，應付他們兩師團，達一星期之久，敵兵的戰鬥力薄弱可想而知。假如我們各軍間的聯絡能夠圓熟密切的話，則慘敗者皆是敵人，而不是我們。來日方長，我們報國的日子還是有的，大家不必灰

心！。

他說他最近收到一位河北的朋友來信。曾有「吾人不幸生爲今日之中國人」一句話。他答覆他的信是「吾人何幸生爲今日之中國人。設文天祥，史可法，生於承平之世，不過一文臣武將耳，何以成其忠烈，爲千秋萬世所景仰！」他又說經過這一次大抗戰，好人壞人都在大家面前現了原形。他認爲漢奸的解釋，不應專指爲敵人執役的間諜，凡不盡責的文官，怕流血的武人。都應包括在內，真是痛快之至！

軍中一夕記

•槐
•青

天上層雲密布，月亮在雲隙裏透出微弱的光輝，夜色朦朧，四野茫茫。折入阡陌鳥道，驟然如置身一片汪洋中；自然的偉大，愈顯出人類的渺小。

槍聲密集，清晰可聞；人類的劍子手正在施展牠的侵略屠殺的殘酷行爲；我忠勇將士爲人道的正義而正在浴血抗戰。突然就在附近發出幾聲鉅大的炮聲，同伴的說，「這是我們的大炮」。語氣之間，顯着十二分的興奮。

我們到了目的地。

高級長官已派他的部下在前迎迓。導入內室，也就是第××軍統率數萬大兵，運籌帷幄的所在。一隻小小的長方桌，上面鋪着牛皮紙，兩邊坐的是三寸闊的長凳，兩端兩張舊的靠背椅，擺充一張富麗的大案檯。桌上兩支洋燭，膠在香烟

罐的底下。正中一長條很齊整地排列着十只馬口鐵的「洋碗」，檯角上置着一只笨拙的茶壺，溫着一錫茶壺的開水。臨時搬出幾碟西點，香蕉，蘋菓，鮮橘，陳皮梅，糖果等等，以饗來賓。在這種環境中，如果沒有外面的砲聲，很容易使人幻想到「天方夜談」裏的故事的。

「軍長和參謀長到前綫觀察還沒回來，大概不久要轉回的，先由兄弟代爲招待，此地種種，一切不周，請各位原諒」。裘秘書說着一連串的客套。陸主任便到某處去打電話給軍長。

裘秘書是中校職，中等身材，面部瘦削，戴着一副近光眼鏡，浙東口音，談鋒殊健，他便滔滔不絕地報告作戰的經過。

「此地一綫全歸本軍擔任，工事布置，十分堅固。軍長日夜上前綫觀察督促，不敢懈怠。」

我們在××的時候，敵軍因頭圍上陸，激戰幾晝夜，損失相當重大。先是敵艦的砲火，集中在一個據點轟擊，同時大批飛機又在上空投彈，掩護步兵登陸，那時我們的軍隊只得深伏戰壕，沉着應付。一到黑夜，我們便躍出戰壕，一方面集中火力向敵軍攻擊，一方面自刃衝鋒，把敵人打退，送回兵艦，一到天明，敵人又來。如是者進進退退，整整廝殺了一個星期，我們的犧牲雖大，他們的死傷亦甚慘重。

「現代的作戰，長官與小兵幾無分彼此，長官必須身先士卒，部下始能捨命衝鋒。軍紀的嚴密是絕對的，否則不論長官職位的大小，怎能推動他整個部下的戰鬥力？而且長官身上至多只佩一管手槍，手裏僅一柄指揮刀，要是軍紀不嚴，不聽命令，每一個士兵都可以反抗你，打死你。所以全靠平時的訓練。『立正』，『稍息』，這固然是最簡單的動作，實含有重大的意義：就是使士兵排除一切

難念，一致聽命，不得稍有違抗，日久之後，數百千萬的隊伍，自然能指揮裕如，一致的捨身效命，浴血疆場。

「每一個士兵在作戰的時候，不容有絲毫雜念，假如他要想到家庭的幸福，想到生命的危險，那末他的心裏早已疲弱了，決不能再有衝刺的勇氣，老兵都不會有這種現象，而且他們自己都很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躲避，什麼時候應該放槍，有機會，他們都自然而然的會一致行動。這全是「經驗」，且決非長官的命令所能達到。新兵就不相同了，所以新兵的戰鬥力：遠不及老兵。」

話越聽越有趣。裘祕書侃侃而談，稍帶着傷風咳嗽的聲，可是他的談鋒，却愈來愈勁。

「那末，他們在戰壕裏怎麼吃飯，怎麼睡覺呢」我們意識地發出這樣一個有趣的疑問。

「戰地上軍隊的膳食，實在是簡單得極，二十四小時內只吃兩餐，一次是晚上，一次是拂曉，營長以下都是一樣的。至於菜的方面，那是更談不到了。士兵身上，都自己備着鹹的食料。最好的食料便是蘿蔔乾。我們的軍隊慣於耐苦，日夜兩餐，足夠養生。在戰事緊張的時候，不能送飯，二三天不吃，也不以為奇。吃飯以一連或一排為單位，飯熟後，分送前方，大概一連人，須近十名擔任遞送的工作。」

「睡眠全視戰事的情形而定，常吃緊的時候，只得偷空輪流打打瞌睡；時當然可以熟睡，戰事總有休止的時候，那就是吃飯，休息，睡眠的時期，敵軍亦然，而且他們仍同平時一樣的規定着吃飯睡眠的時間，所以一到中午及晚餐時候，敵人必在休止狀態中。夜裏更須要充分的睡眠。故敵人是在白天出動，夜裏休息；我們是白天休息，夜裏出動。使敵人不得安睡，深以為苦。」

這時，有一個衛兵有什麼事來報告裘秘書，我們便告了辭。

血戰三日記

某副師長談抗敵經過

正在愁着沒有地方寫文章，想打電話向副官處借一張桌子來，忽然電話鈴聲了，聽聲音，這是黃參議打來的。

「喂，謝團長，××師的副師長剛從前線歸來，他有許多新消息供給你寫文章，你有功夫來嗎？」

「好的，我立刻來。」

剛洗過頭髮，還沒有乾，但我等不及了，一聽到有前方的消息，比得着了什麼寶貝都高興，就三步跨做一步走，很快地來到了軍部。

黃參議介紹了我們之後，我有點感到傷促不安，因為自己從沒有當過新聞記

者，向一個從不認識的長官詢問前方戰況，究竟要採取什麼樣的談話方式才好呢？

參謀長望着我笑了一笑，我自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連忙飛機對副師長說：

「請副師長多多告訴我一些前綫將士們抗敵的經過給我聽吧！」

「沒有什麼特殊的消息報告，所有在前綫作戰的隊伍都是一樣地勇敢的。」

他自謙地說着，聲音像女人似的那麼柔和。

「不要客氣，就立刻動作吧！」

黃參議代我催促，這才開始聽到副師長談他們作戰的經過了。

「我帶了××旅（註：×副師長兼任旅長）由××西門出發到××宅是九

一八的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在朦朧月色中把我軍應守的陣地接收完畢了，在火綫上一連會着三個旅長，大家談起敵軍那種殫生畏死，狼狽而逃的情形，真令人

發笑，這一晚，敵人沒有來攻，我們嚴守陣地，間或有稀疏的砲聲傳來，走出門外一看，只見星光黯淡，村落荒涼，除了我們的隊伍外，聽不到一點人聲，戰場的淒涼，原本算不得什麼，但這次敵人的炸彈，大砲，犧牲了無數的老百姓，弄得他們妻離子散，雞犬不甯，實在太叫人痛心！

「第二天晚上，敵人來猛攻陣地，砲聲隆隆，房子都被震動了，我們的隊伍在昨夜就要衝過去了的，一聽到砲聲，大家就不顧死活的只管向前衝去，有兩排人首先摸了過去，敵人敗退了，其餘兩排又接上去；敵人見我來勢洶洶，拚命加緊大砲攻擊，於是流血的序幕開始了！我方受傷的官兵很多，但誰也不害怕大砲，每個人都在熱血沸騰，磨拳擦掌地願以血和肉來抵抗敵人的飛機大砲，以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

「這晚正值舊曆中秋節，月色特別清朗，想到後方的人們這時正在那裏愉快

地賞月，而戰地是用大炮代替了鞭炮，用血代替了葡萄酒，弟兄們都忘記了中秋吃月餅，只記得拚命去奪取敵人的頭顱。

「十點以後，砲聲愈加猛烈了！我們陣地的右翼是××行，由××開來的××旅就駐防這裏，該旅的旅長姓×，是湖南邛州人，但他能說一口很流利的廣東話，我們的電話也像炮聲一般，沒有間斷，有時他太忙了，一接上電話筒就說：『快不要和我講話吧！我正在指揮作戰，忙得很呢！』有時他打過來的電話，我也沒有功夫接……。」

「第二天早晨，我們剛剛開始吃飯，大炮又來光顧了，空際幾聲，打得屋上的瓦片亂飛，差一點連我的飯碗也打破了。」

副師長說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他說話的本領真大，不慌不忙，有條有理，而且很能描寫當時的情景，令人一聽如親歷其境似的，

『那時的空氣非常緊張』，他繼續著說『前方不住地來電話告急：『我們的陣地被大炮衝翻了，弟兄死傷的特別多，怎麼辦？』我回答他們：『管他，衝翻了也得死守陣地，死傷得只剩一個人了，也不許後退！怎麼辦？就這樣辦！死完了就算盡了我們衛國守土的最後責任！』』

——不可抵禦的，偉大而壯烈的犧牲精神！

我真想大聲叫喊出來，但爲了怕打斷了他的話頭，只好讓心的呼聲來代替。

『這天從早晨七點開始，一直到下午五點，砲聲沒有間斷過一分鐘，受傷了的官兵，絡繹不絕地流着血從旅部的門口經過，他們見了我只親切地叫了一聲：『旅長！』不呻吟，也不表示痛苦，只是低下頭來，慢慢地掙扎着走他的路，因爲大砲攻得太厲害了，連擔架兵也無從來救護，因此受了重傷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地就這樣做了壯烈的犧牲。

「後來實在被大砲迫得太厲害了，死傷的官兵又多，暫時放棄了原來陣地移駐河邊。晚飯後，我軍又增援一營，於是下令奪回陣地，這時敵人僅留少數機關槍在那裏防守；我軍衝過去，他們丟了槍就跑，我們不但佔領了原來陣地，而且獲了許多槍炮和子彈。」

「第三天，敵人大概是精疲力竭了，所以沒有來攻，我們趁着這時趕快把被敵人破壞了的工事做好，不料第四天，他們又以大炮飛機坦克車來猛攻了，我軍死傷的更多，我惟恐有士兵後退的，於是下令各團長，營長，我們要死守陣地，不能後退一步，如果有退的我就殺你，同樣，我如果向後退，你們就槍斃我！」「在這樣的情形下之，我們血戰了三天三夜，終於把敵人趕走了××宅。雖然我方犧牲了不少的官兵，但敵方比我們死傷的更要多。」

「報告副師長！請理髮！」

忽然一個會理髮的勤務兵提了小箱子進來替副師長理髮，我請他一面理髮，一面談話，起初他不肯，勤務兵老站着不動，經我再三要求，他才坐到那張高椅子上去。

『請繼續着說吧！』

我忘記了他已經說了不少的話，茶也沒有喝一口，又在催促他。

『值得我們高興的，是在這次抗戰當中，每個官兵都很勇敢，他們負了傷的還不肯退下來，有幾位連排長，左手打斷了，右手還在拿着槍指揮作戰，我們都把「死」字忘記了，只知道前面有敵人，只知道怎樣去撲滅他們，才算盡了我們對國家民族的責任。』

『這就是鐵軍的精神！拿破崙說字典中無難字，你們是軍隊中無「死」字。』我許着，心裏燃燒着對於這些英勇的將士們以無限的欽佩與景仰。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回憶了一下又微笑着說：「有一天××團的團部移動到旅部的位，團長對他的部下說：「旅部在這裏的時候，附近中了好幾次砲彈，旅部都沒有打壞，一定是旅長的福氣特別好，我們搬到這裏，也沒什麼危險的。」話剛說完，他和團附正看地圖的時候，忽然砲聲隆隆，向這邊射擊，團副說：「團長，砲聲越來越厲害了，你快到地下室去暫避一下吧。」他們剛下去，空隆一聲把屋子打壞半邊，電話機也就在這時殉難了。」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充滿了整個空間。

最後我們談到了伙食，副師長連忙搶着說：

「唉！伙食真偉大！他們挑了飯菜從好幾里路的後方送來，有時被流彈打傷了，有時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他們一點也不害怕，仍然挑了飯菜，冒着彈雨，冒着砲火送來，我們如果沒有他們送飯，都要餓死了，還說甚麼和敵人拚命？」

「對了，他們的生活最辛苦，然而工作最重要，每天他們要等一切人吃飽了自己才有一點殘湯剩飯充飢。」我也是第一個同情伙伕的人。

暫時沉默了二三分鐘，副師長突然提出這一問題來問我：

「×團長，我覺得戰爭實在太殘酷了，人爲萬物之靈，應該愛好和平的，爲什麼要有戰爭？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真正和平的目的？」

「人類一天有侵略者存在，戰爭就一天不能免，真正的和平，是要用無數的頭顱和熱血換取得來，我們明知道戰爭的殘酷，但造成戰爭罪惡的是少數狼心狗肺，無公理，蔑人道的軍閥以及帝國主義者，他們是劊子手，是人類的公敵我們要消滅他，就免不了戰爭，等到把全世界的強盜都打倒了的那一天，就是人類實現真正和平的日子。」

談的話太多，我似乎有點疲倦了，但副師長究竟不同，他雖然話了一個多鐘

頭的話，精神還是那麼好，理髮匠的工作也完成了，勤務兵沖了六杯牛奶來，大家圍在桌子上喝着，緊張了一個多鐘頭的心緒，到這時才輕鬆下來。

一九三七，十，十四黃昏於軍部。

到總司令部去

其思

深夜，露濃，坐在飛奔着的機車上冷得有點哆嗦。車子在一條木橋旁邊突然停了下來。

「到了嗎？」我問。

「不，還有三里路哪。」

天上，沒有月亮，星的光芒微弱得看不清路徑。我跟着帶路的人走下斜坡，打橋下的小徑上走過去，到了一間孤單單豎立在夜空下的矮房前面，帶路的人低地叫了一聲「喂」，便有一葉小舟從暗處搖近岸來，舟子跟帶路的人說了幾句，我就跟在帶路的背後從岸上跳到船里，小舟牙牙的搖到河中心去啦。

這情景，和水泊梁山有些相彷彿祇差一個，旱地忽律朱貴向蘆葦中射一箭。

在對面上了岸，路窄得祇能走一個人，破碎的石板有一塊沒一塊的，把你碰得腳指疼痛還是造化，一個不小心，不翻倒在糞缸里染得一身臭味，也得滾在小河里弄得一身稀濕，幸虧帶路的有一根電筒，祇叫我受了幾次小小的驚悸。

看不見人影子，從暗頭里怒吼似的來這麼一句「口令！」帶路的答了一下，我沒有看清暗頭里的人究竟站在什麼地方，就輕輕地走過去了。

是一個村落，幾間平房裏透露出黃昏的火光，帶路的就把我帶到其中的一間去，這裏面的佈置很樸素，靠壁安放了好幾張行軍床，窗下是下棋台那麼的桌子，燃着幾根蠟燭，幾位長官面對面的坐着，談着戰略上的話，打軍用電話的用着不少「啊啊」的問語，顯得有些聲嘶力竭，這便是總司令部。

投刺，說明來意之後，那里的長官吩咐一位副官：

「帶這位去××處見×××。」

我見到了第××集團軍×××和×××兩位，在燭光搖搖中，談了不少關於抗戰的話，這些話有許多是不便把它它紀錄出來的，這裏只能約略的寫一些。

×××對於國際形勢認識得很清楚的，他說我們不能過份重視國聯，但也不能輕視國聯，國際對我有利的形勢，我們決不能輕輕地把它放過的。

關於我第一道防線，我曾這樣地問：「爲了避免敵人海軍的猛烈的炮火，我們才自動撤退到第一道防綫，看情形，我們是改取守勢了，但是我們有機會進攻時，是否還進攻？再，敵人的戰略常常是集中炮火突破我們任何一據點，如果我們萬一被突破了一個據點，是否因而牽動全綫呢。」

他的回答是：「要是有很大的收獲的把握，我們還是要乘機出擊的，至於敵人集中炮火突破於戰略，我們現在所築的工事並不是像以前那樣「一綫」的，我們在每一據點上都是一多綫」的，敵人即使突破一綫，也不足以牽動全綫。

目前敵人正集中火力企圖突破劉行與開北綫經×××這樣一說。我便釋然於懷了。

從總司令部退出來，完全改了水道啦。

雨中訪前綫將帥

記者

午後層雲蔽日，陣雨阻途，我英武之空軍甫自西北結隊騰空而來，穿雲冒雨，飛向敵陣，將謀完成其神聖的民族抗戰之使命。機聲吼吼，掠頂而東，一機前導，餘如雁行，勃勃雄姿，令人興奮。記者竊思中國創建空軍時僅數年，即已大露頭角，足禦強寇，而在甲午以前，海軍實力較日爲優，徒以將帥偷生，黃海會戰，一旦顛覆。四十年來，人進我退，迄無建樹，五年前「一二八」之役，及此次「八一三」之役，暴日均以海陸空立體戰術，向我肆虐，而我報之者，在前役僅有血肉之軀，戰敗屈辱，當然之事。現役中陸軍之進步，已使敵人驚異，空軍之精銳，尤令敵人喪胆，而海軍始終不興。記者固知海軍實力，敵我懸殊，什一之比，然在以國爲注之大時代中，如爲瓦全苟安，殊辱軍人天職。但記者深信海

軍將士愛國決不後人，終有報國之術，戚人×君，自幼即受海軍教育，六年前留英返國，過於江右，彼意新中國之海軍，陳腐艦艇，早不堪用，欲求充實自衛力量，當謀潛水艇驅逐艦之大量建造。此語果獲實現，何至今日敵艦縱橫，升堂入室。試舉「出雲」一艦為例，謀炸之難，即已如此，使人更信海軍在戰爭上之價值。豈不能阻敵人於公海，而欲禁敵人於國內，不亦難乎？說者每謂我無侵略之圖，又非工商之國，況值民窮財盡之際，欲建龐大海軍，實無此力。如有此力，應用於陸空兩軍之充實，期能自衛，此說亦有至理。當記者思潮起伏之際，此行之目的地已達，由衛兵之接引，在一茅舍內會見立於前線之我軍將領孫元良，馮聖法兩將軍。承其延見，並述戰事經過甚詳，擇其可以公表者，記之如左：

馮副師長在「一二八」戰役中，曾任八十八師五百二十三團團長，廟行之役，受傷甚重，痊愈後以功升任現職。數年來國仇私恨，宜其勇敢逾恆，但馮氏之

鎮靜的態度，系統的思考，令人一望而知爲一優秀之將才。年齡未逾不惑，其作戰經驗極富，爲專攻步科之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隊出身。馮氏首途八十八師黃梅與旅長殉國之事，因其同窗情深，至爲悲悼。黃將軍十四日奉命沿江灣之綫，向持志學院之敵突擊，在敵軍猛烈炮火下，奮不顧身，卒將敵陣摧毀。下午四時，正以電話向師部報捷，而敵彈橫來，炸中腹部，遂至殞命。孫師長接話未畢，遽爾中斷，知必有異，而殉國陣亡之報告踵至矣。晚間其遺體業已安運後方，忠魂寄於國土，黃氏之死可謂不朽。馮氏慨述黃旅長之一生，謂以「勇敢忠實」四字可以包括其爲人行事。馮氏續語記者，聞北浙灣之敵，被我連日痛擊，死亡極多，我軍傷亡亦千餘人。八字橋一地，敵以坦克車衝鋒，得而復失者數次，此激烈之火綫終爲我軍佔領。本午我軍已由愛國女學，粵東中學進擊，對虹口公園作包圍勢。足下返滬，或可聞及攻克之訊也。予等語時，正值敵我空軍在上空作戰，

機槍卜卜，震耳欲聾，馮氏笑邀記者相偕赴其後園觀戰。師部四周堅固工事，赫然在目，予等撫松歌竹，極目雲表，則見高空中有敵高射炮圈中，脫穎而出，上下升沉，迂迴作九十度角之飛行表演。我機漸遠，敵機三架突作側飛，擲下六彈，火煙噴起。侵略者如此殘酷，除報之以鐵血外，實無可理喻也。

孫師長公務甫畢，亦趨入後園，握手寒暄，記者昨日未及識荆，留友人書而返，孫氏即首以此事致意。在軍務倥傯之際，猶能憶此瑣事，其精細周到，迥異常人。孫氏爲「一二八」抗日名將，時任八十七師二百五十九旅旅長，廟行之役，屢建大功，近年駐防蘇省，地理形勢，早有成竹，此次復立國防前線，一週來宵夜勤勞，而精神煥發，佩中將領章。英武之氣，溢於四表。孫氏復邀予入等室，指示地圖，歷述作戰經過，繼以我軍士氣必持之母噴母淚，目前如此振奮，將來亦必如此振奮，堅持到底，何敵不摧。良以暴日侵我，數十年矣，現值歷史上

之大清算期，我生及時，敢不努力。公忠衛國之志，令人肅然起敬。會談既畢，記者遂赴園中，合攝一影爲紀念。此時雲開雨霽，復現白日青天，我軍飛機五架，成一八字，又向東行。孫氏對空軍作戰之英勇，極表敬佩，而民衆擁護軍隊之熱誠，尤爲感激。記者告以聞特區同胞將赴前線慰勞之事，孫氏謙辭不敢，並謂現尙無功可賀，何能勞衆犯險。記者溫語告知羣衆現時心理。已認定只要是抗戰，便應該慰勞，況我軍捷報頻傳乎？孫氏亦笑頷之。記者遂於槍砲聲中，與辭而歸。

戰區歸來

胡萍

好像是黃昏時節的天氣，一會兒落着霏霏的細雨，一會兒又好像有開朗的樣子。清晨七點多，我們會集了幾個朋友，驅車到××戰地去，上了車，每個人都帶着亢奮的心，在那籠罩着一層輕紗似的薄霧的泥濘馬路上，疾駛着向我們目的地進行。

經過了特區的熱鬧街市，抵達距離警戒綫較近的×地時，烏雲又集攏了，天空更顯得陰暗。車行不遠，前面有許多鐵絲網攔阻着，路旁有高鼻子的兵在檢查來往的載重車輛。下了車，經過許多荒涼的地方，又繞着河沿走了許久，才走到泊着一隻小船的地方。

從一塊三條木釘成的踏板跳上船後，空氣便緊張起來，隆隆的排炮和夾雜着

密集的機關槍聲，在我們沒有受過訓練的耳朵聽來，似乎很近很近。同伴中有的顯得不安，回視×先生，却毫不在乎的樣子。慣於戰鬥生活的人，和一向過着都市平靜日子的人，顯然是兩樣。

船夫撐起竹篙，一起一落地打在水面，泛起縐綹的波紋。雨下大了，豆粒般的雨點，浸濕了我們的頭髮，我們的衣襟。撐篙落在水面激起浪花的回聲，和着浙瀝的雨聲相應。同伴們都沉默着，大概在領味着這富有詩意的雨中行舟吧。驀然地，在我們頭上，響起了嗡嗡之聲，大家這纔意識到：

「飛機來了」

立時恐怖襲上了每個人的心（×先生除外），我們都屏息着，靜聽那約在數丈遠的前方，轟然響起的爆炸聲。接着就是飛機上機關鎗的掃射。直到飛機去遠了，我們才喘了一口氣。船也在這時靠了岸。

上岸就是一個殘破的市鎮。除了我們一羣以外，沒有半個行人，居民都給敵人的砲火轟散了，街屋子沒有一幢是較完整的，各處都是累累的彈痕。有的已完全坍倒了，成了一片瓦礫場；餘燼未息的地方，冒出一縷縷的白烟。往日的繁華街市，於今已是斷壁頽垣的廢墟了。

沿途經過好幾次藏鋼盔的哨兵同志的盤問，走過幾條曲折小道，終於，我們的目的地到達了。

由×先生介紹我們見了××將軍，瘦長的個子。談吐果斷而有力的×先生，眉宇間顯出他的沉着和精悍。田先生表白了我們的慰問和敬仰，談起來大家都很熟悉。×先生和田先生更熱烈地談論着戰況。×先生說：「敵人雖持有精良的武器，但他們作戰能力是非常薄弱的。捉到的俘虜的口供，都表示他們十分厭戰

！

最後，×先生表示，敵人的武器好，是不足畏的。我們戰鬥力的雄厚，士兵同志都勇敢不怕犧牲，在敵人猛烈的飛機大砲轟炸下堅守陣地，毫不退縮，是極難得的。

後來田先生談及陣地戰和運動戰，而提到曹聚仁先生。正當這時，曹先生忽然從外面進來。他很高興地招待我們到了幾個地方，參觀戰地的形勢。陰暗的天更加深沉了，雨下得也更大。我們便在這時辭了出來。

歸途中，我們都極成興奮，在各個人興奮的情緒中，帶來了我們前綫勝利的確信。堅決精悍的將領，英勇善戰的鬥士，這構成了我們勝利的保證。

轟炸中訪問記

·郭沫若·

一

二十號傍晚離開上海，到達某地。正擬往訪聯修時，聯修僑僑樞幹部長迎面而來，言將往前方對某師作訓話。於是又被邀約上車，向××出發。

車中聯修告我，某師戰績最佳，現整理完備又將加上前綫，集合班長以上的人訓話。

在敵前集合全師官長作訓話，雖在夜間，我是感覺着有點冒險的。

這冒險，聯修也有點耽心，他在一次長時間的沉默之後，突然對我這樣說：

今晚要托你的宏福才好。

這意思，我沒有懂得。

辭修又才加以說明，他說：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說過，說你今年交大運？

這一說，我便恍然大悟了，原來辭修讀過了「由日本回來了」的我那篇文章，那兒是寫着我四十六歲交大運的話。

夜是朦朧的夜，月光藏在雲中，但隱隱可辨其所在。達到目的地時，正面的空中有紅綠各色的光球昇上，是漢奸放的信號。接着便有飛機的拍音；但機影不可見。

士官們集合在一處草坪上，早就在等待着了。

辭修約樵峰和我一同去訓話，但我們辭謝了，立在路旁聽候。

訓話的時間，在一小時以上，因為在辭修之後，尚繼之以軍長師長。

正在訓話途中，轟然一聲落下了一個炸彈，離集合處不遠，自然是敵機投下的。但士官們屹立着，連頭也沒有掉動。

講話畢後又登車就歸，途中，餘修又對我說：今晚真是托了你的宏福，假使那個炸彈投在隊伍的正中，豈不是一場大禍？

是的，我自己近來都有點相信運命了，就是我自己實在托福的事情很多。這怕是託的國家民族的福吧？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我看，似乎是有些道理。但這道理，我現在還沒有功夫去參透。

在某處與樵峰相別，他是要往蘇州的。他說，他明天下午要回南京，我便想措他的油，搭他的汽車同去，約好了明天往蘇州訪他。

到達司令部時已夜半二時過，是夜宿離修室中。

二

二十一日傍晚抵蘇州，用電話叩問樵峰，樵峰已去矣。當夜決於吳縣留宿。宿處有桂花，在暗中吐放着濃重甜蜜的香氣，時有飛機來的警報，但余却甚

泰然。睡眠甚安穩，因一切行裝乃來時在上海所新製者，頗覺舒適宜人也。

次日，因須等汽車從前方開來，便得到了充分的閒暇，午前在蘇州市上觀光了一遍。市民尚鎮靜，但商店多閉戶，這心理覺得有些好笑。閉戶大約是禦防轟炸吧，然而飛機的炸彈如投不中你的店舖，你何須乎關門？如投中了你的店舖，關門又有何益呢？大家與其說太不夠勇敢，寧可說太不夠聰明。

想起了蘇州有兩位老前輩是值得專誠拜訪的，一位是李根源先生，一位是張一塵先生，這張李二公，據我的拜訪所得的印象而言，實在是值得稱爲「天下之大老」。

李先生是一座小小的農人家裏遇着的，穿着異常樸素，一見便令人聯想上「三國志演義」上的關壯繆。

先生精神甚好，但右頸上有某種皮膚病，皮呈古銅色的鱗片狀，因而右頸下

有淋巴綫的浮腫。先生雄於談，音調甚激烈，猶有當年叱咤三軍之概。

先生說，他的主張是「內王外霸」，他主張中國的動向只宜注重國防，一切粉飾太平的建設都是不需要，這次淞滬抗戰的結果便證明了。

先生又說，他對於蔣先生，在十三號以前，他也不甚佩服，但自十三號以後，他可以向他叩頭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異常誠懇，炯炯的眼光似乎有潤意，臉上也浮出了細密的汗珠。

蘇州的美國教士於救護傷兵事甚為熱心，士兵以入蘇州病院為樂，蓋外科手術既佳，而待遇又好也。美使詹森發命教士們退出中國，而教士們不肯。——這消息也是李先生告訴我的。

李先生的印象既偉闊，張先生的印象則頗類諸葛孔明，張先生人不甚高，

顏面作三角形，無髯，白皙，雖無綸巾羽扇，然其清明之氣寓如也。

張先生便是在最近報章上傳播一時的「老子軍」的組織者。他的組織經蔣先生的電阻，自然中斃了，但他有一通復電，報上却尚未傳播。張先生把那電稿取了出來給我看，稿子是用墨筆寫在幾張大型壁紙的廢紙背上。文辭懇切動人，我要先生拿在「救亡日報」上發表，先生慨諾了。

先生說，他前幾天在某處遇見馮煥章先生，煥章先生說他精神很好，他說：「我平常並不好，時常生病，但自八一三以來，我的精神便百倍起來，什麼病都沒有了」。

先生又說，我們中國人素來是伸不起腰的，但是我們這次却伸起腰來了。我們中國人平常打死一兩個日本人，立刻要賠款兩三萬，但這次我們已經打死了他兩三萬人，這如在平時，不知道又要該賠多少款。先生叫我「統計」一下，說「

怕有很多的零吧」。

先生書案上正寫就一張短軸，是臨的蘇長公的「天際帖」，「中秋後二日」所書。中秋後二日即余抵蘇之九月二十一日也。我便請求先生的墨寶，先生說，就把這張送你作爲紀念吧，不過沒有上款，不要緊吧？我說，沒有上款正好，是的，實在正好，假使像先生這樣的人爲我落個上款，而客氣地稱爲「先生」（那我要永遠感到慚愧的）。

於是先生便連忙去取了張報紙來，把字條捲好，遞了給我。

我真真是感覺着獲得了一件無上的寶貝。

三

拜訪了張李二公回寓之後，辭修派來跟我的一個人走來報告我，汽車已經開來了，正在上油。

登車時是傍晚六點鐘。雨在微微地下着。走到一處有兩架大卡車停止着的地方，我們的车也停止了。前車的司機者來告訴我們，有敵機來襲。諦聽時，在朦朧的空中果然有叩音，但不知究竟是我機，抑係敵機。

叩音消逝了，車又開動了起來。

整隊走了一個晝夜，直到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時，才到了南京，據說，夜裏所走的公路是繞過了××的。

到了南京，最初是拜訪第××軍駐京辦事處的趙處長淳如。由淳如作嚮導，接着便去訪問了新由貴州來的薛岳和航空委員會的周主任至柔。和軍事上的朋友們談話，我覺得是最有趣味的，因為他們的態度很直爽，而抗戰的意志很堅決。是在至柔那裏講的話。我的估計是蘇聯的加入戰爭，或許會由日本先行着手的形勢而發動。原因是日本所最恐怖的是蘇聯東方軍的空襲。蘇聯由海參崴發動

空軍力量，可以炸燬日本的心臟地帶，如東京、橫濱、大坂、神戶等地，而且飛機的飛程可以來而復返，返而復來。日本的空軍固然也可以炸燬海參威或更進炸燬其貝加爾湖南岸之重工業等地帶，但此等地帶並無關於蘇聯之生死存亡。日本的空軍要想飛到莫斯科，或列寧格勒，那等於是一種夢想。我們的對日抗戰，日本人在求其速戰速決的，然而我們的抗戰意志日益堅固：速戰速決已經勢不可能，這使得日本人發生了焦躁。抗戰愈持久，日本人的焦躁愈充進，因而對於蘇聯的恐怖也就愈見激增。爲要解除自己的恐怖，我覺得日本人有先下手襲擊蘇聯的可能。

至柔不其同意我這個意思，他說，日本人是應該先以全力對付我們，一面敷衍蘇聯，不讓她捲入旋渦，方爲得計。一時要對付兩國，她是不會那樣愚蠢的。並且蘇聯的戰備，她也襲擊不了。

至柔的見解本來是經常的道理，站在理智的立場上來說，自然是應該先以全力來對付我們爲得計。然而日本的軍部早是把理智喪失了的。他們如還有理智的活動，第一層他們應該覺悟到對華侵略只是增長他們的亡國的危機，其次至少也應該覺悟得既在華北作戰，便不應該再到南方來生靈。然而關於這兩層他們都不覺悟，我們可以付想到他們自己會是以襲擊蘇聯爲得計的，蓋兵法所謂「先發制人」也。

不過這些都是估計，究竟事實怎樣，只有等待時間來解答。

四

一口皮箱，一襲被捲，被淳如處長命人搬進了首都飯店，於是暫時便把自己的身子寄頓在那兒的二百十四號室裏。飯店純依西式經營，室內亦相當潔淨。有浴室，這正投我所好，便入浴一次，掃蕩我兩三日來身上所積蓄的塵垢。

在潔白的磁盆中想到了古人所說的「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我覺得我中國人在古時候似乎是最愛潔淨，最重視沐浴的民族，對於沐浴一事竟賦予了宗教的情操。會點的「浴乎沂，風乎舞雩」，深得了孔夫子的讚美，大約也就是出於這同一的情操吧。但這在印度和歐洲的中世紀却是兩樣，儘管宗教儀節異常嚴重，而沐浴是被視爲了罪惡的。據說浴時和浴後都發動人的淫思。這心裏和我們的民族心理似乎有點兩樣。不過我們的民族後來也不愛潔淨了，同樣也有以沐浴爲撥發淫興的習氣，不知是否受了西方的影響。

不管他，我究竟是中國人，重視沐浴的遺傳因子仍然在我的血液中流着，我是喜歡沐浴的。據我自己的經驗，沐浴之後儘可以減少人的雜念，使自己的身心都振作了起來，不好放肆，就譬如一張潔白的手巾吧，你自己初拿到手時，總是不好隨便污穢它的。故爾沐浴之後，必然地伴以心齋，我是這樣地感覺着。有了

這樣的感覺，就要和上帝見面，似乎真可以泰然，雖則我自己並不相信有什麼上帝。

浴後，坐就南窗下的書案，給上海的友人寫了兩封信。雨是早住了，但天氣是昏濛的。起伏着的紫金山脈在西首峙靜着，有一高峯突尖銳，頗類日本的富士。略略動了一下登臨的興趣。但也想到應該做的事體還多，這種閒情，僅如微風一抹而已。

腸胃仍然是不甚舒服，早食既未用，中飯亦不想進，便索性實行了斷食的齋戒。

室中是有雙床的，我佔領了一張，倒上床去略略休息了幾刻鐘，醒來時已快午後一時了。早上由淳如處長早已約定，在午後一時當去訪錢羣尹先生，不一會，淳如也就坐着汽車來了。

慕尹先生是第一侍從室的主任，我們的見面這回還是第一次。第一次面見，覺得慕尹先生的身體很魁梧，而氣象却雍陸。我把辭修寫的介紹信交給了他，同時也把由上海來時何香凝先生所委託的慰勞蔣先生的一大包綵線繡物也點交了。彼此略略談了一些客氣話，於是便告辭了出來。

五

回到首都飯店，和淳如分了手，我自己便往第八路軍後方辦事處去訪問葉劍英。葉是北伐時代的老友，我和我的契闊也整整地十年了。最後一次的聚首，記得是民國十六年八月初頭的一夜，是在九江的一隻湖船上。湖。大約是甘棠湖吧，因為是沒有月的夜，四面都很朦朧。我只記得湖中四處有菱浮泛，我自己還把菱拔起來，剝食過幾粒新鮮的菱角。同船的，記得有楊翰笙，有李德謨，似乎還有梅艷彬，但當夜所談的話，已就和那夜景一樣，完全墮斃了。

在一間陳設很簡單的狹小的會客室裏會見了劍英，他的豐貌仍和十年前相差不遠，只是眼睛更有光彩，但不知怎的，總覺得表情有點寂寞。這大約是由於他是善戰的勇將，他的背境應該是幾萬大兵，而不應該是幾張梳發吧？

問了些陝北方面的朋友們的消息，也問了些住在首都的朋友們的地址，接着我又分頭去開始了我的個別訪問。

最先去訪問了陳立夫先生和鄧力子先生，立夫先生不在，力子先生也不在，我曉得他們是很忙的，便各留了一張字條，告訴了我住的地方，並請求指定時間和地點，以便再往候教。

某次是訪問了李應潮先生，這次是會着了。由應潮的轉告，才知道陳真如也住在首都飯店。因此我從應潮那兒告辭了出來之後，便連忙地趕回旅館。

但是，真如出去了。

我躊躇了起來，想去訪問多年不見的田漢。但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我知道只要打電話到新民報館去探問便可以問明，但那報館裏面我有很多的熟人，假如他們一知道我到了南京，立地便會在報上登出來，這是使我有點惶惑的。自己的名字在報上看見時，不知怎的，連自己都覺得幾分憎恨。這怕是在日本過了十年的退隱生活所養出的情緒吧。日本的新聞記者，他們實在是做到了「無冕王」的地位，他們的一枝筆充分地可以生殺人。連日本人都害怕他們，覺得他們比「刑事」（包探）還要可怕。

又想到傅抱石。這是一位擅長篆刻的天才，他能刻細字，於方寸之內刻列萬言，圖畫也相當出色。我是在日本認識他的。他有一個時期在留學生監督處充書記，月領薪水六十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讀，而且還要寄錢回國養家。他那堅苦卓絕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我知道他在中山大學藝術科擔任教席，便叫人打電話

到中夫去問，但卻沒有問出一個結果。

怎麼辦呢？正在躊躇的時候，電話來了，是真如打來的。他又得到應潮的轉告，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他約我到某處去和他同吃晚飯。

是的，這倒是一件大問題，吃晚飯！我的斷食了一整天的肚子，這樣告訴我說。

真如比北伐更健康了。

六

在夜色蒼茫的園子中，真如告訴了我一段故事。

「一二八的砲手」——吳履滙，和他的日本夫人離了婚，上華北的前線去了。

這，我覺得，是很好的一項戲劇材料，我現在略略提供一些素材出來，希望

在鬧劇本荒的現劇界能夠有人把它劇化。

吳履遜是日本的士官學校畢業生，廣東人，身體魁梧，年紀只有三十左右。「一二八」時是舊十九路軍的團長，在「一二八」的當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出第一個男孩的時候，他在關北向日本軍人放出第一發大砲。

舊十九路軍雲散後，他游歷過歐洲。在前年，又重遊日本，我是那時和他相識的，也和他的夫人見過幾次面。他的夫人很愛他，他也很愛他的夫人。不久他們便回廣東去了。

今年我回上海的當時，履遜剛好由廬山下來要回廣州，在上海又曾聚首過一次。那時他告訴我，說他很關心他的夫人，又說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生產了。回廣州後會來一信，報告着那第三次的生產又是一個男孩。

相別不久，全面抗戰的局面便展開了。沒想到僅僅兩個月的辰光，他竟和他

的夫人離了婚，跑到了華北的最前線去。

離婚，據真如說，是雙方合意的。在他們的離婚的筵席上，真如曾爲他們作證人。二男一女由他的夫人帶去了。

履遜夫人在常席說過這樣的話：履遜，你是軍人，處在國難嚴重的時候，正是你應該效命疆場的時候，請你不要顧慮我。我雖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軍部的侵略獸行，我是澈底反對的，你的兒女我要盡心撫育，要使繼承你的志氣，使他們永遠是中國的兒女。

這，可不是一場悲壯劇嗎？

履遜是儘可以留在廣州盡着他的職守的，然而他却上了華北的最前線，這心情是值得我們酌取的。

在夜色蒼茫的園子中聽到真如告訴我這段故事，我自己一面感覺着興奮，但

一面也感覺着會心的微笑……

中國有這樣的軍人，中國是絕對不會亡的！

七

九時頃，已經換上寢衣，在室中寫着日記的時候，力子先生來了

力子先生的態度較諸從前更有醇醇儒者之風；一見便令人感覺着親睦。十幾年不見，我覺得他比從前是要老些，胖些。但他卻說我比從前更年青了，有好些朋友在這樣說，我自己有點不知其所以然。我想，大約也就是由於這次抗戰的原故罷。這次抗戰的結果，把我們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來。把罩在我們民族頭上的陳陳相因的恥辱，悲愁，焦躁，憤懣，一掃而空了。我自己的額上的綹紋，眉間的皺浪，也應該是隨着這民族復生的機運而消逝了的。

是的，我們整個的民族，都應該是比從前更年青了。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民國十五年四月在廣東的時候，那時廣州的血花劇社在青年會表演我的「棠棣之花」，我們一道看戲。戲演完之後，我還是搭着你的汽車回廣東大學的。你該還記得？

這往事我回潮了一遍，力子先生也同樣地記得很清晰。

力子先生問了我回國時的光景，又談了些宣傳工作的情形，談了有一個鐘頭的光景，才起身作別。我送他下樓時，他看我穿的是寢衣，生恐我着涼，向我關照了好幾次。我覺得就好像見到了一位長兄一樣。

首都第一夜的睡眠是很恬適的。

八

二十四號了。天色仍盡是昏濛的。一大清早便有好幾位朋友來訪，直到九點鐘的時候才空閒了下來。我覺得仍然有到新民報館去找田漢的必要，橫豎我的到

南京已經有不少的朋友知道，早遲免不了要在報上登出，我也就用不着多所顧慮了。

新民報館是四川同鄉陳銘德經營的。銘德的夫人鄧季惺女士是一位律師，去年春天到日本東京治病，我曾經照拂過她，因此也認識了銘德。田漢是時常在新民報的副刊上寫文章的，向銘德和季惺探問當然可以知道他的住處。

上新民報館的二樓時，劈頭碰着銘德，他驚異好，大叫着：哦哦哦，你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我看見季惺在室裏的窗下和一位女客在談話，但她看見我進房，聽見他丈夫大叫，她都沒有動。

銘德連忙向她報告：季惺，你不認得了嗎？郭先生來了！

季惺到這時候才驚喜着，跳到身邊來，連忙說：噯看，簡直認不出了，你比

在日本着見的時候年青得許多。

——因為你改了裝，銘德解說着：在日本的時候看見你穿的是和服，你現在穿西裝，實在年青得很多。

是的，這怕也是一種理由，不過在沒有看過我的和服裝束的人也同樣說我年青了，這理由又像有些不充分。

——師母呢？有信來嗎？師弟，師妹們呢？好嗎？季耀熙慫恿地問着。我們實在關心，前幾天田壽昌先生到上海去，我們特別拜托了他，要他定要來向你致意。

——壽昌已經到上海去了嗎？

不用說我們是在路上錯過了。

接着問到了我的住處，他們定許叫我搬進他們的公館里去，說旅館太貴，吃

食也不方便。

——你搬到我們那裏去，一定搬，每天有四川菜好吃呢！銘德這樣說着，自己又大笑起來。

——好的，我會搬，我會替你收拾，我去替你搬好了，李槐堅決地搬開我就要走。

我看他們太慫了，實在搬不過他們的厚意，於是也就答應搬，答應和李槐一道回到旅館裏去。

回到旅館，叫聽差的把帳開來的時候，他說賬房裏已經有人關照過，凡是我的帳都不要自己給。這，使我有點出乎意外，我一時想不出這關照者是誰。離開旅館時，叩問帳房，帳房也弄不清楚，據說是接頭的人因事出外去了。

九

李程的家在P路某號，是一座二層樓的洋房。前庭的一片草坪裏已經掘有兩個防空壕，但當她帶我上樓時，還指着屋外正對面的一個土山，高與樓窗齊首的，對我說：我們在那土山下，還因山掘了一個土壕，上面的浮土有兩丈多厚，一有警報來，我們便跑進那兒去躲避。

接着又把警報的方式告訴我，據說是用哨子。當有敵機來時便有第一次的警報，敵機逼近了，便有第二次的緊急警報。第一次警報來時便當作避難準備，第二次警報來時便一律都進防空壕。等到敵機走遠了，又來一次哨子是警報解除的表示。

聽着這些話覺得有點像童話般的滋味，因為住在租界裏的人是從沒有經受過這樣的訓練的。

把住處設定了，為接見朋友，訪問朋友，便忙了一天。有一位同鄉誇謬我，

說我的成績很多，別的人就費十天工夫都怕把「關係」弄不好的，我一天工夫就弄好了。這誇講，不知道是該我接受，還是該朋友們來接受。

午後四點鐘的時候，打電話給張岳軍，向他報了到。他在電話裏面便請我到他的公館裏去談話。

投刺後，被引進了一間客廳。

岳軍穿着藍色的緞袍子走了出來，彼此拉了手。

——十年不見了，整整十年啦。……馬伯援以前常見面，談起你，說你的生活很清苦。……又曾提起，想約朋友們多量地贈送些書籍給你，供你的研究。但我還是擔心，恐怕你不肯接受。寶符怎樣呢？近來有消息嗎？

沒有十分改盡的四川鄉音，娓娓地談着。

——今年五月，在廬山，和慕尹，公治，淬庵諸位談起了你，大家都想把你

請回來。但關於取消通緝的事情，不免躊躇了一下：因為如果早取消了，恐怕你不能離開日本吧。

聽着這些開心見勝的話，真是使我感激，我沒想出有這麼多的朋友關切我。不過朋友們也似乎把我估計得太高，其實我的生活雖「苦」，並不怎麼「清」，苦得實在是有點焦頭爛額的。已經是過往的事了，不妨在這兒說一說。

記得在八年前中國錢最賤的時候，有一個時期，三塊大洋勉強可以換得日本一圓。在那時儘管運着一枝筆，從早寫到晚，寄回中國去賣的中國錢僅僅只能換得少數的日本老頭票。一家六口一月靠着四五十圓的老頭票（約當留東學生的一個人的平均生活費）過活下去的，也有好幾個月。

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我的一部「兩周金文辭大系」，費了兩年的工夫研究來的成果，寫信給商務印書館求售，遭了拒絕。求燕京大學，求中央研究院，也

同樣地沒有發生影響。沒有辦法，只好去求日本東京的一家書店，書店老板却只肯給我三百元的板稅。我嫌少了一點，因為那種書是很難望再版的。老板說：要曉得啦，三百元等於中國錢七百多塊啦。這話雖然有點傷我的尊嚴，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軟弱的要害。自己雖然遲疑了半個月，然而畢竟還是拖了那部書去換了三百元老頭票到手。從此，我的關於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連二地在日本印出了。於是西園寺公爵對我怎樣怎樣，日本政府又對我怎樣怎樣的諸詠便在國內傳播了起來，險些兒沒有把我定成「漢奸」。

僅僅隔着一個東中國海，我們對於日本的認識，不知道何以竟隔膜得那樣。我可以坦白地再說幾句話。西園寺公爵看過我的書是事實，君後向人稱讚過也是事實，但他和我並沒有一絲一毫的直接關係。我不願意借他來抬高我的身價，我也不願意拿我去抬高他的身價。他固然是日本的元老，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一位

國際政治家，然而說到古器物學的研究上，他究竟只是我的愛讀者而已。

說到日本的官吏，日本的學者們，他們最初只把我看成爲落水雞，把我的著作看成水中的雞糞。然而待到他們的元老稱讀，西歐的學術界也生出了反響的時候，他們便刮起目來了。真正是透頂的勢利。

勢利的民族，我怕日本人要算是世界第一。一些研究中國學問的所謂「支那學者」，連中國文都還讀不斷句，而他們的心目中却澈底地藐視中國人。但一遇着西方「支那學者」的橫行文字的著作時，却奉若拱璧，五體投地，不是「馬斯伯樂 (Maspero) 曰」，便是「卡爾格倫 (Karlgren) 曰」，這和日本軍部在上海散傳單，聲明要打中國共產黨，而同時日本的天皇却在款識蘇聯大使，不正是同一國民性的表露嗎？

——我近來簡直專門在做祕書長了。仍然是岳軍在對我說。

——怎的？

——喏，政治會議的祕書長是我，××會議的祕書長是我，軍事委員會的祕書長又是我。一個人兼任三個祕書長。

我覺得中國的人才太少，能者太勞了。聽了岳軍的話，我這樣想，但沒有說出口來。

十

從岳軍那里剛好回到居停處，淳如處長有電話來了，說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立刻就去，有汽車派來接我。不一會汽車也果然來了。

天在下雨，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裏面，覺得有點興奮。汽車夫是用不着關照的，他只是開着在走。

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又被人引導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處很樸素

的住處。

剛進廳堂門，穿着深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先生遠遠由左首走出，呈着滿臉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來了。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蔣先生一面和藹地說着，一面和我握手，手是分外的暖和。

廳堂相當寬敞。堂門不遠處，橫放着一張條桌，蔣先生背着門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叫我到桌對面的正首去就座。我說，我的聽管不靈敏，希望能夠坐近得一點。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梳妝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蔣先生又這樣向我說了一遍。看來比從前更年青了，貴庚是？

——是辰壬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

蔣先生的態度素來有威可畏的，有些人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的手足便要戰慄，但他對我總是格外的和藹。北伐時是這樣，十年後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這使我特別感覺着慰適。

我也同樣地感覺着蔣先生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臉色異常紅潤而煥發着光彩，這神彩就是在北伐的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我見過些西安事變後的蔣先生的像，覺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戰以來的局面不用說是異常繁劇的，念到蔣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暗地懷着有幾分的憂慮。但這憂慮，完全是杞憂，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經證明了。

「目繁而道存」，儲蓄在腦裏所想說的話頓時也感覺着絲毫也沒有說的必要。因為蔣先生的眼神充分的表明着鋼鐵樣的抗戰決心，蔣先生的健康也充分地保證着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抗戰既堅決而且能持久，國家民族的幸福還有能更超

過於這一點的嗎？自然，我並不是素樸的確心論者，以爲精神超過一切。但我們目前的中國是當以精神奮勵爲前提的，因爲物質的供應雖然不周到，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則一切物質上的儲集只是死物，而且會成爲自己的累贅。現在，我們最高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生命是聯綿繼續不斷的流，生命誕生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斷的永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精神力一發動了，必然地是祈求物質的充實，以維持活動力的久持。蔣先生是我們最高的領袖，他既有持久抗戰的決心，那他對於抗戰必如何始能持久的物質條件，（例如孫總理三大政策所暗示），必已高瞻遠矚，成算在心，不然，他是不會有那樣的清明，那樣的寧靜的。

他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

興趣。我說，只要有材料和時間，是仍然想繼續研究下去的，關於那類古器物學的材料，散在歐美各國的很多，將來如有機會時想把它們收集起來。蔣先生允許我，說將來可以設法。

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人。我對於這個下問却答應得很含糊：因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變了興趣，回國以來雖然知道有好些長於宣傳工作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此雖然承蔣先生兩次問到，但我於唯嗟之間，竟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

蔣先生又說，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務。

我自己也感覺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為最適宜的，但我因為耳朵聾，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因為很明顯地是不能參加任何的集會的，別人的議論不能

聽取，自己的議論也就無從接搭。我把這個情形，直率地說出了，我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

蔣先生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祇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這樣的懇切實在是使我感激。而且在這簡單的幾句話裏面還給予了我一個今後工作的途徑：學行兼顧。我看，在凡百方面這個途徑恐怕都是必要的。

我沒有再多說話了。

蔣先生又問了我的家眷，又問了我爲什麼到了日本。

關於到日本去了十年的一層，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說：我沒有錢，在國內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歐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還承問了些我個人的私事，最後是說，我們改天再來詳細的談。於是我

便告辭起身。蔣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又是一次暖和的握手，依然是滿面的喜色，分外發着光彩的眼睛。

十一

晚飯應了周至柔的邀約，有淳如同座。

至柔和我雖然才見兩次面，但已如多年的老友一樣，什麼話都坦白地說了出來，絲毫客氣的必要也沒有感覺着了。他的體魄是很魁梧的，我在初只以為他是一位純粹的模範軍人，但他對於文學的趣味卻異常深厚。在這第二次的會面上，他談到了郁達夫，談到了茅盾，更談到了鄧代英。他說代英不僅長於演說，而且會做文章，可惜他死早了，不然現在又是該他活躍的時候。

講到了敵人的轟炸南京上來。敵人早就宣言過，十一號的正午以後要大規模地轟炸南京，請各國的外交人員及居留民一律退出。這種拙劣的暴戾的宣言，表

示透了日本人的欺軟怕硬的事大主義。中國人是好惹的，打死幾十百萬都不要緊，外國人卻不好惹啊！日本人在外國人面前是侏儒，在中國人面前是哼哈，這就是他們的「武士道」。狗屁！

——但是敵人的飛機多多飛來襲擊後方，倒是我們所歡迎的，因為那樣可以減少我們前敵將士的痛苦，增加我們全面抗戰的敵愾。這是至柔所表示的意見，這話使我爱着了深切的銘感。

平型關的勝利也由至柔口中報告了出來。這消息在中午時早就聽見人說，但大家都還在半信半疑，這次是證實了。但作戰的情形和參加作戰的部隊，還沒有得到明確的報告。

飯後我向淳如說：我打算在二三天之內回到上海，因為還有些要緊的工作非去料理不可。

淳如說：汽車是方便的，隨時可以動身。又說他也想到前方去觀察，已有電向前方諸示，大約明天便可以有回電。

於是我們便約定明天下午三四時左右離開南京，假如一切的情形是許可的時候。

既決定要趕回上海，有先行報告蔣先生的必要。從至柔的公館退出之後，我便再去訪問張岳軍，託他爲我轉達。同時也把蔣先生和我談話的情形對他說了，重申了我自己的不敢接受名義的私意。

岳軍都回答了，要一一爲我轉達。他問我：是不是還想見見汪先生？

我說：極其願意，只要汪先生有方便的時間。

岳軍當時便去打電話給汪先生，約定了明天上午九點鐘在某處會面。同時他還把我向他告訴了的平型關勝利的消息詢問了一個仔細。

勝利的確是大規模的，敵三千，俘虜二千，虜獲敵人軍實輜重無算。參加的部隊是第八路軍，作戰的情形是先以一營人擾敵後方，誘至有埋伏的山谷，一舉而殲滅之。

真是愉快，假使是在十年前，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定又牛飲了一大瓶白蘭地。

十二

二十五日的首都特別晴朗了。一大清早起來便有人在說，今天恐怕有敵機來襲。果然，在九點鐘左右，我正要乘汽車去訪汪先生的時候，同居的人說，警報來了。——這警報在我半聾的耳裏，實在什麼也沒有聽見。

不一會又是緊急警報，於是同居的人都一齊跑向對山下的土壕裏去避難；他們都很關切我，叫我進最深處去坐。壕是因山鑿成的，除有進口外沒有通氣的氣

孔，坐在壕裏做了一會兩脚老鼠，實在有點氣悶，我又移到了近口處來。高射砲在轟隆地響着。

季惺和銘德是上報館去了的，季惺有一位兄弟叫友海，還在高中讀書。這位小朋友很活潑，穿着一套黃色帆布的中山裝，戴着一副黑色的倒翻羔羊角般的擴音器，站在進口的階段上瞭望空中的情形，一一向壕裏的人報告。壕裏有一人向我說：友海是我們的哨兵。

他很有趣，等我也來替你們當個哨兵。我說着也就索性站上階段上去了。

——郭先生，你下來，危險。壕裏的人在說。

——郭先生：你下去，危險。壕外的友海在說。

——把你那聽器給我好了。我沒有聽從他們，只向友海索求他那對倒翻羔羊

角。

友海把聽器替我套上了，聲音是要聽得大些。

高射砲和敵機的角逐真是可觀。

據我所看見的說，開始是有十一架敵機飛來，由南轉向東城去預備散開，四處埋伏的高射砲一時震天價響亮，砲烟在敵機的隊中穿插。煙雲和機影密接着，不易辨別清楚。

忽然有一聲砲響得特別著實，敵機隊中的第十架帶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樣墜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墜了一架。友海滿高興地向壕裏報告。

敵機被打中了一架之後，其餘的散了開來，高射砲烟和他們角逐了一會，它們又各自逃竄了。

空中的音樂告了一次的中休。我和友海，索性離開了土壕，踞在土丘上瞭望。街路上除掉警衛的士兵之外是一個行人也沒有。一切的交通機關不用說是早已絕跡。

寂靜的萬籟無聲的海，但在這無聲之中有意志力的波濤澎湃。

不一會又有一隊敵機來了。這次是十五架，依然是由南而來，却轉向城西北去散開。高射炮煙更加肩摩踵接地和它們角逐。忽然又是一聲特別着實的砲響，敵機中的一架發出一朵紅光，紅光上冒着黑煙，又像一顆彗星一樣，墜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來了，比剛才更加高興地向壕裏報告着。

怎麼放紅光呢？我懷疑着問。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海很內行地向我說。

被打落了的敵機落在城西北區去還冒起了一陣火烟。

其它的敵機慌慌忙忙地亂飛了一陣，又逃竄了。

很有好一會，上天下地都沉寂着，沒有聲響。

——真是痛快，到了一次南京，親眼看見我們的空中戰，並親眼看見我們的高射砲打落兩架敵機，真是痛快。我自己對友海述懷着。

——高射砲打中飛機是不容易的事體，我也是今天才親眼看見。

——怎麼不看見我們的飛機來呢？

——我們的飛機是在城外和敵作戰，堵截敵機，如敵機竄入了城空，便用高射砲射擊。在城空作戰，弄得流彈橫飛，對於市民是相當危險。

友海好像是很明白作戰過程的一樣，確否不得而知，好在是年青人隨便的談話，姑且把它紀錄在這兒。

警報期間特別長，太陽把頭曬得有點痛，我弄得有點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報是快要解除的。我們回去吧。我向友海催促着。

好的，大概是快會解除了。

友海陪着我剛好回到門口，他說：哦，你有先見之明，警報解除了。

他是聽見了解除警報的哨聲的，但我依然什麼也沒有聽見。

不一會壕裏的人也回來了，大家都笑逐顏開地十分快興。

接着又是新民報館銘德來電話，這電話中所報告的消息，更於大家的快興之中又增加了快興。

據說，這次的敵機的來襲，我機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會，竄進了城空的，祇是其中的一部分。

又說，我們的高射砲，在浦口一砲連中了三機。怎麼連中的呢？是因為一砲

打中了敵機的炸彈，炸彈爆裂了，自行打傷了兩架，一並墜落了下來。

「砲中三機！這在將來恐怕要成爲諺語。這比舊時的「一箭射雙雕」更來得摩登而可紀念。」

敵人宣言，要把南京化爲灰燼。

我却親眼看見，敵人在南京化爲了灰燼。

十三

警報解除後，汽車又開來了。汽車夫異常的高興，在車裏連連向我說，我們的高射砲真打得好！城裏所打落了兩架飛機，他也是看見了的。

一行的人都是笑逐顏開的，那笑中自然有從恐怖裏解放出來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說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的歡喜。這歡喜把我們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們要把這民族的歡喜或哄笑，轟落下敵人的一切的飛機！視死如歸的歡喜

的轟炸，這是我們的至精銳的武器，敵人，你盡量的來把！

到了約定地因爲時間已過，汪先生留下了一位祕書，告訴汽車夫更開到某地去。

在客廳裏坐候得沒一分鐘光景，汪先生進門來了，老遠開着跑步，跑來和我握手。幾幾乎要把我擁抱着的一樣。

汪先生的精神很好，但比武漢時代是消瘦得多了。

汪先生說，大家曉得你來了，都很高興。剛才在開會議，大家都期待着會開完後可以和你見面，但可惜警報的時候太長，所以都散開了。

汪先生又說到我要回上海的話來，於是我便知道，岳軍是把我要走的消息報告了的。

談了有將近一個鐘頭的話，汪先生問我：已經見過公博沒有？我說，還不會

見過，正想和他見面。

汪先生說：那嗎好，你就留在我這兒吃午飯，我打電話去叫公博來，我們一道再談。

我說：已經和孫哲生先生約過，要在午前去看他。午飯也有先約。

汪先生說：那嗎好，我打電話去問公博，讓他約定一個時間和地點。

汪先生進去打電話去了，起初轉來說，公博要來看我，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了。但汪先生再轉來時，却說，公博約我三點鐘到他住的地方去。

離開十二時已經不遠了，我便告辭了，去訪問孫哲生先生。

哲生先生也問到了我的關於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在上海曾經聽見吳經熊博士說過，哲生先生曾買過我的「殷契粹編」來送他，他却把我的「屈原」和「浮士德」來轉贈了。古器物學的研究，在中國似乎有成為一般趣味的傾向，但

我自己回到中國來僅僅只有兩個月，對於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兩個世紀，這在我自己或許怕是一種危機。

在陳設中看見有一個青銅器，是有蓋的匱。把蓋揭開來看，蓋頂和器底都有銘，作器者是「浮公之孫公父宅」（公父是字，宅乃名。）這個器皿，記得在「雷壽古鑑」或「西清古鑑」上紀錄過。器之如匱而有蓋者，王國維以爲是飲酒的兕觥。但這個公父宅匱既大而有蓋，銘文也明明說是匱，而且器和銘都不會是贗品，足見王國維的兕觥說也有點靠不住。古者匱與盤必相將，匱是盛水的器皿，無論盛熱水或冷水，都不妨其有蓋。匱不當有蓋，我看是說不過去的。大約有蓋而小的匱也可以盛酒，古人則稱之爲兕觥吧。

因爲發報的頻繁，在哲生先生那兒竟由十二點鐘捱到了三點過鐘。談了不少的話，會了不少的人，公博也是在這兒會看的。

十四

得以離開南京時已是二十六號的清晨。真是湊巧，今天又是雨天。敵機在雨

104

天是很少出動的，大約我真是在走運吧？
途中在某處吃中飯時，遇過一次警報，但沒聽見有什麼轟炸的聲音。又到僻

那里去，把去南京後的情形向他報告了。僅僅作了二十分鐘光景的逗留。
同行的淳如，他的想早入上海的心似乎比我還要切。他很想在戒嚴時間以前
趕進租界，他說，早點進租界，到四川菜館去吃頓夜飯，再進旅館去洗一次澡，
可以舒服的睡他一夜。這，並不能說是怎樣的奢望：因為汽車上的一個整天實在
是足以使人勞瘁。而且公路又不甚平，汽車總愛跳，在有一次過橋的時候，跳得
很高，把兩人的頭都碰傷了。

但我自己是未敢樂觀的。上海附近的公路，我往返過多少遍，不平的程度更

要厲害，我不敢相信在戒嚴時間前便趕得進租界去。但我也不好說出來以毀壞淳如的希望。人在有希望的時候，雖然吃苦總還有幾分甜頭。待到希望毀滅了，那純粹的苦會加倍地令人難耐。

果不出我所料。車到某處附近的時候，公路爛得真是有點荒唐。接聯着有好幾架卡車陷滯在泥裏不能動。我在心裏祝禱着，希望我們的車不要也陷滯了。然而，這祈禱終竟不靈。僅僅開過了兩三架陷滯着的卡車，車輪也同樣地陷滯了起來。糟糕，怎麼辦呢！雨仍然在落着，泥裏的轍跡有一尺來往的深。前也是陷沒着的卡車和汽車，後也是陷沒着的卡車和汽車，一連怕有十幾架。幸好是在晚上而又在下雨！但到了明天清早，這十幾架車子，豈不是敵機的極顯著的目標？糟糕，怎麼辦呢？淳如的憂慮似乎已經早把他的希望打碎了。時間已經是夜裏十點鐘。

淳如和跟來的公役都下了車，從前後陷沒着幾卡車中找了些人來，想把車子推動。我也下了車去推，但泥是那麼爛，不讓你有站腳的地方。司機的儘管鼓動着發動機，汽車本身也好像在大冒異火，滿焦燥地像狂牛一樣洩着氣，焦燥到它的輪蹄發出了橡皮臭，然而一動也不能動。

——糟糕，怎麼辦呢？淳如也焦燥起來了。

我想到了離黃琪翔的住處不遠，我向淳如說：我們只好去找他，可能時請他派部汽車送我們，陪着的讓他叫人設法。

找着了一位伙子讓他引路，冒着雨，在泥滑的路上走。費了好些週折，走到的一却是一處公民訓練所。在這兒和負責的商量好了，請爲我們備十名的伙，去推動。據說壞路是只有一短截的，祇消把那一截推過了，便沒有問題，淳如也給琪翔打了電話去，但已經有辦法了，便沒有再擾他。

俠子們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要征服雨和泥，似乎祇有這種才是最好的武裝。

回到公路，在雨中立在一架陷沒着的卡車旁邊等待，這等待怕有點像立在法庭上等待着受生或死的宣判那樣，雖然自己還不曾有過等候那樣的宣判的經驗。

俠子們去了不一會，前頭有頭燈光閃動了。再不一會，喇叭發着歡喜的聲音向我們的身邊咆哮了來，正是我們乘來的草色的尚未流綫型化的轎車。我們和汽車同樣，獲得了再生的歡喜。

把車停着，等待俠子們的轉來。淳如把了十塊錢來犒勞他們，向他們致謝，他們也都十分歡喜，「有力者出力，有錢者出錢」，在這兒怕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示例吧。有錢者所出的錢應該有一部分是為有力者解決他們的生活的，要這樣力源纔不會窮。

車又開動起來，到這時淳如才告訴了我那汽車的來歷。

原來那架汽車是辭修夫人的嫁奩，本是紅色的轎車。因為前方車輛缺乏，辭修夫人自己捐廉，把車皮改漆了一通，趕送到前方來。我們要算是獲得了這出征車的第一次乘車的光榮的。

聽了這汽車的來歷，不禁肅然生出了虔敬的感覺。難怪淳如剛才要那樣的焦燥，而汽車本身也要那樣的焦燥了。如陷沒在那兒不能動，或者遭了敵人的轟炸使這車竟成了廢車，豈不是辜負了辭修夫人的一片愛國的至誠，而增加了我們，尤其我自己的罪孽嗎？

知道了汽車的來歷，在車裏坐着卻有點不大安穩起來。這樣可尊敬，可寶貴的車，實在不是我這拖着泥腳的閒人所應該坐，像我這樣的人祇應該拖着泥腳在泥裏面推着這車子走。不知怎的，坐在車裏感覺得快要流眼淚——就是目前寫

到這兒來的時候，眼淚也總是在眼睛裏湧。

南京來的司機者不識路徑，在公路上逢人必問，遇岔必停，因此到達真茹時已經兩點過鐘了。肚子很餓，道旁有一家賣燒餅油條的，在趕夜工，公役和司機的買了燒餅油條來吃，我也吃了一些。

淳如說：你回國來吃燒餅油條怕是第一次吧？

我說：不，前回找到××，馮煥章先生已經請我吃過一次。

淳如又說：四川菜沒吃成，來吃油條燒餅，說了，自己笑着，笑了，又繼續着說：你這一次一定有好文章寫，寫的時候這油條燒餅的一節，斷不要忘記。

是的，我尊重朋友的淳囑，把這一節瑣事也就記錄在這兒，所謂「蒼蠅之微」也。

三點鐘光景到達徐家匯，不用說無法進租界。四人同在一駕車裏過夜，但我

自己是睡得很舒適的。在這樣可尊貴的汽車中能夠過一夜，怕是我「四十六歲交大運」的所謂「大運」中之最大的運氣吧。

二十七日的清早。在晴朗的曙輝中，車至楓林橋，費了相當的週折始得入租界。我是七月二十七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的，九月二十七日又由南京回到上海，剛好滿了雙月。

陳誠將軍對抗戰將士訓話

陳誠

對於持久戰應有的認識

當廣濟橋事變爆發之初，我們就窺破了倭寇這一次的企圖，很明顯地是在傾其全國可能兵力，運用飛機大炮戰車的威脅，求達速戰速決之手段，以遂其一面侵佔我整個華北，一面發動淞滬戰爭，以牽制我軍力，甚至妄想『威脅我南京』，造成所謂既成事實，使我們屈服求和，使列強措手不及，而予以默認。我們深切的窺破了敵人的這個陰謀詭計，所以擇定唯一的戰術，即持久戰，消耗戰，以制敵人的死命。只要我們能正確的運用這一戰術，在堅毅的長期作戰中，必然能消滅他的力量，保證最後勝利的獲得。

經過兩月的苦鬥，敵人固已疲於奔命，處處暴露了懦怯的醜態與難堪的破綻

。而國際上對於日本的斥責指摘，使倭寇的侵略暴行益形彰著，其在國際地位亦更陷於孤立。至於我們，雖尚未能殲滅敵人的主力，迫使他作最後總退却，可是淞滬兩月餘堅毅的戰鬥，已經充分地表現了我將士的精忠壯烈，我軍堅強耐久之抵抗力，早已爲敵人與各國所公認。同時國際間愛好和平正義者的一致聲援，以及各國民衆及弱小民族所表示的熱烈同情，也使我們獲得了無形的勝利。所以目前的戰局和國際的形勢，在客觀上都朝着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着。

然而由於華北戰局一時的失利，與夫兩月來重大的犧牲，使一部份將士和民衆對於持久戰的前途，發生了陰鬱的憂慮，甚至懷疑到整個的戰局，因而苦悶動搖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現象，也是不可容忍的錯誤。我們要堅決反對這種悲觀失望的情緒，向這種錯誤的思想作無情的鬥爭。認爲我們對於持久戰還是缺乏明確的認識和堅定的信心，茲特將幾個要點列舉於后，望大家注意。

一、不能不可存依賴心理而限制戰鬥

自從雁門關失守以後。人們都以爲晉北戰局已陷絕境，倭寇將長驅直入，垂手而得山西。這是一個極錯誤的觀念。殊不知現代戰爭已由平面而入於立體，無論怎樣峻險的山隘高嶺，在空軍的猛烈轟炸與重炮的排列掃射之下，都有化爲平地的可能。所以雁門關在現代戰爭中早已失去了它舊有的天險地位，即使被敵人佔領，也不能算是決定勝負的關鍵。而況以山西防綫之長，欲處處固守，事實上亦不可能。岳武穆云：『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我們能上下一心，同仇敵愾，隨時隨地均可聚殲敵人。至於作戰不受地形的限制，更有許多歷史的事實可以證明。古代韓信作背水陣，置之死地而後生；法國拿破崙不避艱險，竟翻越了阿爾卑斯山嶺。總之，天險未必可恃，地形隨處都能利用，問題是在於我們能否運用，因地制宜，因時制宜。

二、精神戰勝一切

我們知道倭寇所恃的是機械化部隊，所憑的是優勢武器，他們有大量的飛機，大炮和戰車可供濫用。我們承認自己的武器不如敵人的精良犀利，我們的裝備不如敵人的優裕闊綽。可是我們有一個偉大的精神，就是爲國家民族的生存與世界之正義和平而奮戰的犧牲精神。這個偉大的精神可以克服一切困難，戰勝任何兇暴的敵人。須知倭寇傾巢來犯，完全處於侵略地位；士氣驕而易衰，我軍被追挺戰，目的在守土衛國，處處理直氣壯。我死重於泰山，彼死則輕於鴻毛。因此無論敵人如何猛烈轟炸，衝鋒射擊，我們只要保持一貫堅毅沉着的精神，鎮靜防護，敵來即殺，終究是能夠殺敵致果的。我們從敵軍官兵的日記上，知道過去兩月的淞滬戰爭中，敵人所受損失的慘重，即可證明此點。要之，我以正義之師而當虜寇，能始終抱定百折不撓的精神，則一切物質的困難和缺陷，無疑地都是可

以克服補救的。

三、務存必勝之決心

勝利的決心，是軍事上勝利的最大前提，如果前綫上的一個將官或士兵，自己心上先存失敗的惰心，則軍事勝利便無從談起，而且將必然招致全軍的潰敗。這種缺乏勝利信心的原由，第一是貪生怕死，其次爲企圖保全實力，第三爲藉口武器低劣，掩飾可鄙的恐日病。我們深信現在全國將領之中，已無此等敗類，因爲人人守土之責，唯有以死報國，誰都不願喪土辱國，做民族的罪人，爲國人所共棄。但是戰爭愈持久，困難便愈增大。戰期愈延長，則戰略上的進退也就愈加多。當勝敗未定，處境特別艱危的時候，要轉危爲安，反敗爲勝，那就必須有最大的勝利決心。記得歐戰之初，德軍由比入法，法國失地約三分之一，法政府甚且由巴黎遷至寶岡了。當時法國最高統帥霞飛將軍，獨抱必勝之決心，終於瑪納

河一戰擊敗德軍，挽回了整個的戰局。自然，這種堅定的勝利決心不是偶然得來的，那是完全因為當時法軍流行着一個口號，即所謂『法國今日之法律，不外一語，非勝利則死而已。』現在我們正該學習法軍，引用這個口號，雖挺戰至死，務存必勝之決心。

四、要不惜任何犧牲

我們再三說過，此次對倭寇作戰，純為賭國運之存亡。我們國家民族的興衰生死，完全視乎這一戰。要求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唯一的祕訣便是「不怕犧牲，不惜任何必要的犧牲」。固然在戰略上應當以最小的犧牲求最大的成功，可是一遇有必要的犧牲時，我們決不能存絲毫顧惜之心，國家養兵千日，用在一朝。臨此最後關頭，如果還要避險就易，閤保實力，甚或妄冀中途言和者，那便是亡國滅種的罪人了。須知戰勝日本，就是戰勝人類最野蠻的敵人，也就是我中華民族最高的

的人格，最高的道德。我們人人務存必死之決心，從死中求生，勝而不驕，敗而不餒，抱定「從容就義」，「殺身成仁」的宗旨，則我們個人不成功亦成仁，而全民族的最後勝利，必然有確實的保證了。

以上四點，是我們對於持久戰爭應有的認識。從這些認識點出發，我們即使延戰至三年五載，犧牲到千百萬兵員，甚至退守到蘭州迪化，我們也還能一心一德，繼續奮戰，與敵人決最後的雌雄，爭最後一口氣。我們深信中國有無窮的人力物力，尤其是有着精神上至大的毅力，只要咬緊牙關，持久到底，中國自有翻身的一日。截至現在止，僅僅兩月多的戰鬪，敵人已經疲於奔命，暴露了許多弱點。將來戰爭延長半年以上，誰能說敵人國內：不發生政治經濟的崩潰，引起內部的叛亂，和國際的干涉呢？總之，牢記着一句話吧：誰能夠支持到最後一分鐘，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

前綫抗敵將領訪問記

實價國幣貳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發行者
前進出版社

總經售

上海北新書局
上海雜誌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3/11/44

